

知乎盐选 | 刺琴

「谷月！该过来刺琴了。」

「知道。」

稚嫩的丫头从桌底下钻了出来，打了打身上的灰土。她把手里攥着的泥偶摆到桌边，乖巧地趴到那妇人的双膝上。

被唤作谷月的丫头忍不住问：「娘，爹和你之前一直说的贵人，到底是谁啊？」

妇人说：「贵人是位大善人。月儿要是到了贵人那，不会吃苦头的。他不单单是月儿的贵人，更是谷家的大贵人。」

谷月似懂非懂地点头。

凉风一阵阵地打着帘子，穿堂而过，让铜铃叮叮地响着。仆人连忙把雪白的披帛递过，侍女谦卑地为席边的美妇披上。

妇人摸着谷月的脸颊说：「月儿，要刺琴了，怕不怕？」

谷月摇摇头说：「不怕，有娘在，谷月不怕。」

妇人的手顺过谷月的头发，一遍一遍地捋着说：「这就对了，我的好月儿。娘也是刺琴过来的，娘也曾是一把琴。刺琴，不

必怕的。」

谷月嘴上说着不怕，眼里也清澈得像水一样。可她被娘亲温暖的双手抚着，却还是忍不住要一阵颤抖。

妇人左手一挥，一众婢女尽皆明白了用意，全都活动起来。后堂传来了银器清脆的碰响，推车的轮子在大理石上一圈圈地碾着。很快地，那几排颜色奇诡绝艳的色盘，还有大小、长短粗细不一的银针都呈到了妇人身前。

以及纤细如发，透光如冰，像是活物一般缓缓盘绕的丝线，正托在一位婢女的手里。丝线把光折得细碎，里面有浅淡的流光在回转。

妇人一手提起极细的一根银针，把那丝线一穿。她看着自己的女儿在怀里瑟瑟发抖，泪就止不住。

谷月撑着一幅平淡不惊的面庞，心却突突地跳着，她知道，娘亲要在自己的背上，刺出一把琴。

2.

九月，翠山城外。

「丫头，你爹娘叫你什么？」

问话的男人身披青袍，腰间排着两列窄细的银瓶。他打扮得像是翠山城里随处可见的纨绔子弟没什么不同，谷月甚至隐约感受到了他眼神里的一股轻佻。

谷月倒是不胆怯，连刺琴都历过的姑娘当然不胆怯。她答：「月儿。但你不是我爹娘，你不能叫我月儿。」

男人看起来年纪轻浅，并不比谷月年长，手上却也不知因何生的茧子。

他听着谷月的话笑了一下说：「那行，丫头，你让我叫你什么？」

谷月沉着头思忖了片刻说：「就叫谷月。」

他伸手想去摸谷月的头，结果被这丫头「啪」的一掌抽得通红。

他把手撤回来说：「也好。谷月，我叫陆丰泽。以后，便是我来照管你。」

这个年纪的谷月，还丝毫领会不了「陆丰泽」这三字的意义。

谷月心不在焉地听着，她始终不相信这个她看上去轻浮又鬼祟的男人就是娘亲口中的贵人。

谷家没有这种门客，她也全然不喜欢这个人。但现在的的确确如此，没有给她半点回退的余地。

陆丰泽问：「谷月，你娘亲跟没跟你提过背后那把琴的诸事？」

谷月说：「提过两大禁忌。娘亲说，刺琴后，不得亲自用手拨弦、用眼看弦，二者都是大忌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你娘亲少说了刺琴的好处。」

谷月说：「怎会？娘亲不可能瞒我的……」

陆丰泽一步跨到藤椅上，给自己上了一盏热茶。他把那茶一抿说：「不不不，也许她不是想瞒你，只是不知晓罢了。刺琴带来的妙处不少，一是通音律，二是善识琴，三是……」

陆丰泽说道这里突然一顿，他问道：「谷月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背后的弦到底是什么？」

谷月摇摇头。她被刺琴后的几日里不痛不痒，单单感觉背后的弦似乎在沉缓地呼吸吐纳，蠢蠢欲动，若要发声。

与其说是弦，倒不如说是某种温润的活物……却又没有那种平凡活物在肌肤游走的厌恶感，反倒像是融于自己血肉之中，跟自己从娘胎一同托生的琴弦一般。

陆丰泽笑着说：「要是刺琴只有禁忌没有好处，天下哪个傻子会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。」

他低声喃喃补充道：「我弟都没这么蠢。」

谷月皱着眉说：「我不想知道刺琴的好处。我只想知道我爹娘怎么了。」

陆丰泽缓缓地起身说：「谷月，你想知道什么，我都能告知于你。但公平起见，我每答你一问，你就为我做件事。」

谷月后撤一步说：「你要让我做什么出格的事情，我可……」

陆丰泽说：「我怎会强人所难呢。你若是不同意，大不了我不回答便是。」

谷月听罢迟疑片刻说：「那好，我想知道我要在这待多久。问完了，你要让我做什么？」

陆丰泽俯下身来，在谷月的耳畔轻轻地念着。这听起来极容易办到，却最终成了谷月唯一一件未竟的允诺。

那就是「不要杀人」。

3.

谷月的衣食起居都有婢女伺候，陆丰泽谨遵其诺，的确从来没有强人所难。反倒是谷月的要求，他都一一满足。

谷月在宅子里每日所做之事，大多是谱曲，练琴。也如陆丰泽所说的，谷月的确乐感异于常人。刺琴之后，她对音律颇有灵性，可谓琴音通络。即便是自幼修习八九年的乐师，也未必能谱出现在谷月曲子一半的灵气。

谷月在院前一曲奏毕，陆丰泽在屋后轻轻击掌说：「妙，妙。这琴声真是『听得江月落』。」

谷月把十指从琴面上抽开，皱了皱眉，没有搭话。

陆丰泽走过来说：「我没学过奉承人，这可没半点吹嘘，都是心里话。但弹完这曲不要再练了，跟我去一趟琴社。」

谷月问：「为何要去琴社？不是说把整个琴社所有艰深的谱子都拿来了么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不是去学琴，这次要为你挑一把琴。你现在弹的长琴是我替你选的，不是你自己选的。」

谷月别过头撅起嘴问：「我为何要应你的心意？」

陆丰泽笑笑说：「你这嗜琴如命的丫头。这怎么能算应我的心意呢，是应你的心意啊。」

谷月说：「我要换你一个答案。」

陆丰泽坦然道：「可以啊。」

他们越过竹林，翻过浅溪，来到城里。

路上，几次陆丰泽都问谷月累不累，可以背着她走。谷月都哼一声说：「我自己能走。」

谷月问着：「不许骗人，你说，你名字为什么叫陆丰泽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你想问的就是这个？」

谷月说：「当然，你反悔了？」

陆丰泽轻笑一下说：「我哪里会反悔。我这名字是爹娘起的，爹娘的意思，现在的我哪里猜得到。不过有位老先生说，我的名字『丰泽』是化用了易经一大卦象『泽风大过』，这卦的卦面是……」

谷月连忙摆手说：「停停停！什么酸倒牙的东西。这答案我听了不欢喜，不算数的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那好，你这问题，姑且先欠着。待到你有机会再问。」

他抬头望望说：「到了，这就是『霜声琴社』，翠山城最大的琴社。」

只站在琴社门外，就能听见里面阵阵浪潮般的琴声漾出来，原来正赶上琴师合奏。霜声琴社的琴师除了权贵子弟，剩下都是天资聪颖，又自幼刻苦修习的。而所奏的曲子，大多也都是极富名望的乐师的手笔。

常常有初学琴技的学徒搬着板凳，架起长琴，专门在琴社门口听着阵阵琴音练琴。不单单能从琴声中听到技法之妙，更能受到这难得的氛围熏陶。

陆丰泽转身看向谷月，发现她捂着双耳弓着身子，额头上直渗冷汗。他连忙拂着谷月的背问：「谷月，身子哪里不舒服么？」

谷月在琴声中浑身发抖，她一字一句，咬着唇齿艰难地讲着：「琴声……嘈……」

从门口飘过来每一个弦动的音律，都分外嘈杂凌乱，难以入耳。在旁人耳中宛若天籁的琴曲，在谷月的耳中，就如同铁刷一遍一遍在水缸中刺耳地划响。

4.

陆丰泽只好带着谷月远了琴社，等到这一阵奏完之后，再回来。

看着谷月面色惨白地抱着双膝，牙齿还止不住地打战，陆丰泽长叹一声说：「是我大意了，我忘了刺琴之人乐性极高，根本容不得有半点瑕疵的曲乐。你现在就是凤凰的身子乌鸡的命，都什么时候了还非梧桐不栖。时日一长，耳朵一习惯，你就没那么挑了。」

陆丰泽说到这里自言自语道：「说来也怪.....刺琴对人声无碍却单单挑剔琴音，这事应该问问.....」

他瞥了一眼还在深受琴声之苦的谷月，俯下身，在谷月耳畔大呵一声。

「呵！」

谷月吓得一下瘫坐在地上，不过总算从煎熬中挣脱了出来。她连忙起身问：「刚刚怎么了？」

陆丰泽的腰间突然泛起几声嗡嗡的震响，银瓶像是躁动不安地发颤。他两手按住腰间的银瓶说：「并无大碍，就是耳朵太娇气了。」

谷月一直盯着陆丰泽那两排像是发狂一般颤动的银瓶渐渐平息下去，才问道：「这也是刺琴的禁忌之一么？」

陆丰泽平复着呼吸，双手从腰间挪开说：「不算。你这种情况也一人而已，有的人耳朵就没你那么挑剔，有的却对声音更加苛责。好了，快进琴社吧。」

谷月没再多问，两人快步踏进琴社，一众琴师的目光都落在两人身上，一时间议论之声纷起。

「是琴社刚收的学徒么？」

「怎么可能，你看那男子不伦不类的打扮，不知道是从哪个街巷混迹来的混混。」

「这姑娘也是奇怪，竟然进琴社不带琴来，那又成何体统……」

琴社言语的个中缘由，陆丰泽是清楚的。霜声琴社本就是名镇一方的大琴社，达官显贵子弟纷至沓来，哪怕只是附庸风雅也要练琴。

至于专心学艺的弟子，又有不少的父辈是赫赫有名的大琴师。

这出身的重要本是陋习，陋习久了却成了传统。传统流传下来，便是正统。

霜声就是秉持正统的大琴社。这每年给朝廷贡上十几名御用琴师的地界，难免看重你的身家和地位。自然不是什么闲云野鹤都能随便混迹的。

像谷月和陆丰泽这种既不带琴、也无人引荐、提前也没打过招呼就堂而皇之走进琴社的人，真的算得上罕有。

琴社的社长听闻了声响，风风火火地从后堂赶了出来。闲杂人等不会闯进琴社傻杵着自讨没趣，可要是真有人开了这个先例，那也不好跟这些不识好歹的乡野匹夫撕破脸皮。

谷月被眼神一遍又一遍地扫着，浑身不自在。琴社弟子的目光像是一层层的水雾把她覆满，淋个通透。

陆丰泽把她向后一扯，低语到：「站到我身后去。」

社长迎面过来时，陆丰泽正要行礼，社长大手一挥说：「不必如此繁缛。想问公子前来所为何事？」

见了社长，陆丰泽满脸堆笑道：「听闻贵社有宝琴百许，我带着这姑娘来选一把好琴。」

社长听罢一愣，还没作答，台下一众琴师霎时哄笑起来。

那笑声一阵盖过一阵，像是浪潮一般在琴社里涌着。

陆丰泽面不改色。

社长见多识广，可这种情况，还真是第一次碰见。他摆摆手示意琴师平复，就算是再不妥当也不能丢了琴社的气度。

社长笑了笑说：「恐怕公子弄错了什么.....鄙社并非不卖琴，但所藏古琴，大多是先朝巧匠所铸琼琴，光是修一根弦，少说也要二百两银子。这类宝琴，大多卖给富绅豪门所聘的大琴师，一是财力雄厚，二是琴艺纯熟。我看这位姑娘年纪尚浅，尚未熟络音律，何不从城中几处琴铺选一把妙音长琴，未尝不可啊。」

陆丰泽摇摇头说：「社长所言实乃诚恳。只是可惜这姑娘并非不通音律，恰相反，这姑娘天资聪颖，悟性极高，正是学琴的好苗子。所以我才前来求一把好琴。」

社长眉头微皱，眼神在谷月身上反复打量。他心中狐疑，若是真如这男子所说，面前平平无奇的小丫头有如此天资，怎可能不自幼就送入琴社修习？还是说这男子也不过是夸夸其谈罢了？

社长手一伸，问道：「既然公子这么说了，我也不妨问问，探探姑娘的乐感。姑娘路过之时，应当正是琴师合奏之际，也能多少听得一些。老夫想问问，姑娘觉得刚刚的曲音，妙在哪里，又劣在何处？」

一众琴师的目光都沉在谷月身上，这些自视甚高的琴师，倒也都想看看一介琴社的「外人」如何谈论自己的琴音。

谷月抬起头，一脸淡漠地，缓缓地说：

「有如聒噪。」

5.

此言一出，众琴师一片哗然！

霜声的琴师若论及声誉名望，看得要比身家性命更重。几个脾气不那么和缓的弟子已经站起身来要理论一番，更别提琴社中那些特意来陶冶情操的权贵子弟——从小养尊处优娇生惯养，含着金钥匙，哪里受过半点气，吃过半点苦头？

「哪里来的丫头如此不识好歹？我看还欠几年教养！」

「你说我等琴声是聒噪，那我看你所言数语更是混账！」

社长站在琴师之中，双目圆睁像铜丸，面色更是铁青。陆丰泽揉了揉耳廓，心中暗自发笑：到底是玩弄风雅的人，就算心中再怎么愤怒，嘴里骂出来的也大多是棉花拳头。

真要听得火辣辣的谩骂，西北大漠里随便找出来一个骆驼客都能叫这帮人还不上嘴。

陆丰泽蹲下身去，在谷月耳畔说：「谷月，你不要插嘴，我来应付。」

谷月说：「可我没说谎。」

陆丰泽笑着摇摇头说：「你只懂琴，你不懂人。」

陆丰泽站起身来，凭这那个笑脸对社长说：「社长也不必动怒。这姑娘并无恶意，只是年纪太浅，词不达意而已。她说的并非各位的琴声不好，而是各位的琴声不和。」

「哼，少在这油嘴滑舌。多说无益，不如让那姑娘来露一手，也让我们几个心悦诚服。」

远处几位琴师满脸不悦地指着陆丰泽呵道。

陆丰泽转过身说：「你看，刚刚说话的这位兄台，你身姿孔武，声音沉混如钟，除了练琴，平日里也一定好修身健体。琴如其人，定然大气悠远，又怎会与细水柔情的琴声搭调？」

陆丰泽回过身，自然地浅笑说：「各位的琴，都是好琴。可琴声分柔弱粗细。大者之琴与娟秀之琴，缥缈之琴与沉稳之琴，欢聚之琴与离别之琴。琴音万种，光是一派杂糅，又如何听见妙音？依我愚见，这姑娘的意思是希望各位分门别类，化为数个琴部，分别操练。」

陆丰泽试图摸一下谷月的头，又被一巴掌扇回来。那手悻悻地从身外抽回来，从腰间掏出一精致的玉盒摆在桌上说：「当然，言语若有不当之处，还望各位见谅。习琴伤手，这一小盒药霜不成敬意。」

还有几位琴师在一旁想要言语几句，但是一看见那玉盒上的砂印，霎时间没了脾气。

那玉盒上的印平平无奇，却是一个暗红的「应」字。

这个字可不是随便用的，这是当今圣上的皇姓！这一个印，就是名震天下的应家御印，就算谁有天大胆子，也不敢做这种冒充御印的蠢事。

私仿御印，诛三族。

这一小盒药霜不是给朝廷上供的御用，就是哪个显赫藩王手里的私藏。

总之，定然不会是寻常百姓家的物件。

社长当然也知晓，可能只是这盒子金贵，里面没准玩了一出移花接木的把戏。是不是御医的手笔，还得另说。

但话又说回来：又有哪个泛泛之辈，能随便弄到带着御印的药盒？

陆丰泽这药盒就算是空的，只要在这一摆，就是一道在座所有豪门公子哥都迈不过的坎。

他们谁都知道，面前这青袍公子的身份，实在是不可估量。

这下，谁也不会对谷月买琴的事儿说半个「不」字了。

陆丰泽扯了扯一旁困惑不解的谷月的袖口，柔声说：「走吧丫头，我们去挑琴。」

6.

社长走在前面的时候，陆丰泽还在给谷月一点点讲着刚刚的诸事。

「你.....你说，你为什么当时不让我说话？」谷月仰起头问。

陆丰泽笑笑说：「你应该在我背后等着，我才应该是站到前面的人。你永远是我的最后一手棋，先下出来，那叫昏招。」

谷月似懂非懂地说：「那盒子.....是你的第一手么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第一手是我的那些话呀，御印只作收尾之用。要先礼后兵，所以我才说你不懂人。」

他说着又不知从哪掏出一枚铜钱：没有方孔，正中刻着一个笔力苍劲的「应」，背面是以同样笔法刻写的「陆」字。

他把那铜钱递到谷月手心里说：「这个东西，送你了。」

她攥着那铜钱问：「我要这一文钱做什么？」

陆丰泽轻笑说：「铜钱除了买东西还能做什么？难不成还能含着吃了？」

「姑娘。」社长微微鞠躬，一伸手让出一条通途说，「前面的房里，摆的就是霜声的藏品。要是喜欢哪一款，就挑去.....」

陆丰泽摆摆手说：「我们不是来抢琴，是来买琴的。这一间房里所有琴，加起来价值几许？」

社长身形微微发颤说：「这都是无价之宝.....」

陆丰泽摇摇头说：「天下没有无价的东西，只有天价。这样吧，我听说前些日子一位富绅来你们这买了一把前朝古琴，据说出手极阔，动辄一千多两雪花银。你说这里有宝琴百许，那我出二十万两。」

社长惊诧莫名地问：「公子你全都买下了？」

陆丰泽摇头道：「不，我只要一把。我知道先生是爱琴之人，剩下的银子，用来养护古琴，修缮琴社。假以时日若这姑娘在琴艺上有所建树，还望各位多多提拔。」

社长显得诚惶诚恐，连连道谢说：「谢公子美意，谢公子美意.....」

他自知陆丰泽城府深不见底，却在他身上看不见半点架子，反倒出手慷慨，言语恳切，让他如何不喜呢？

陆丰泽连说免礼，带着谷月去屋里选琴。

陆丰泽明白琴师大多都是好面之人，这银两一花，一来一往，不单单在正统琴社里打下了根底，更是让社长把琴卖得心甘情愿。来日谷月真碰得见霜声琴社的同好，多少靠这层关系也能吃得开。

他在心中盘算片刻，谷月突然在捶他的胳膊。回头看去，这丫头已经抱着一把琴不撒手了。

陆丰泽笑着问：「选好了？」

谷月点点头说：「选好了。」

陆丰泽问：「剩下的呢？你不喜欢么？」

谷月说：「剩下的，都是烂木头。」

门外的社长视这些琴如身家性命，若是听了小丫头这番话，不知会作何感想。

陆丰泽说：「挑好了便走吧，在这里待得久了，你背后的弦要耐不住了。」

谷月昂起头问：「它真的会自己发声么？」

陆丰泽轻轻抚着谷月抱着那琴的琴面说：「跟人一样，疯子才喜欢自言自语。琴见了同伴，也当然要作声的。」

陆丰泽温柔地看着还天真懵懂的谷月，心中默道：「你这丫头，还真的是什么都没来得及知道。」

7.

此后的时日里，大多依旧是陆丰泽陪着谷月谱曲，练琴。谷月不知道这个行踪无常的男人到底每天在做什么，他时而出现，时而消失，时而拎着精铁的匣子脚步匆匆，时而又神情悠然地躺在藤椅上品茶。

当然，她还是没明白，在第一次见面时，为什么陆丰泽会提出那种要求……一个看上去永远都不会被实现的要求。

陆丰泽还是老样子，永远一脸笑意，永远油嘴滑舌。他能花五六个时辰去城外买一串谷月喜欢的糖人，也能在隆冬腊月冻得双手通红，去给谷月温上一碗气腾腾的姜汤。这间大宅子的所有仆人都他的，他却心甘情愿亲自动手。

他说，五年后，圣上就会大选琴师。到彼时，谷月一定能名震天下。

谷月不明白为什么他会预知圣上的意思，但她依旧信了。

看起来，除了让谷月好好练琴，陆丰泽根本并无他求，更别说任何非分之想。

陆丰泽唯一亲近谷月的举动就是试图去摸谷月的长发，而且还一次都没有成功过。

谷月所求的事，陆丰泽基本能一一照做。

但有一件事，是谷月怎么求都没有用的：背后的弦，永远不许她碰。

谷月的琴艺正突飞猛进，又是两年花开落。

七月，偶遇一个难得的凉夏。

晚风袭人，明月高悬。

谷月正抱着谱子准备回到屋里就寝，看见陆丰泽揉着手腕从大堂走进来，倒吸着凉气。他看见谷月，却舒展了眉头，笑着问：「今天又谱了什么曲子？」

她停下了脚步，转过身说：「是给我发簪谱的曲子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不错不错，你既然立志要给天地万物谱曲，从身边小物做起当然是最好……」

谷月把他的话说拦腰截断说：「你去干吗了？」

陆丰泽勉强地笑笑说：「办点事情。」

谷月瞥到他右臂的姿势不大自然，他左手死攥着右手腕不放，像是吃痛。

她皱着眉头说：「你身上有伤。」

陆丰泽连退两步摆摆手说：「没有没有。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摔了。」

这下，他把右臂别到身后去了。

谷月把谱子轻轻摆到一边，眸子正视着陆丰泽说：「我要换你一个答案。你究竟是做什么的？」

陆丰泽轻轻点头，抿着嘴唇思忖了片刻说：「那好，那我要拿你的某件东西换。」

谷月一愣，某件东西？自己又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他要的？连她身上这身衣裳都是陆丰泽买的。

除了她自己，她什么都没有。

但其实无论陆丰泽要或者不要她这个人，都只是时间问题。从她被爹娘托付到陆丰泽的一刻起.....陆丰泽就拥有她全部了。

至于谷月是否情愿压根无关紧要。一切只在陆丰泽一念之间。

他早就可以要了她全部了。

令谷月踌躇的，不是说她到底有多厌恶陆丰泽，而是这可能是她为数不多的能用来换答案的筹码。

她在权衡为了这个答案是否值得。

但她的身体快了她念想一步：她没说话，但是点了点头，然后整个人僵住了。

陆丰泽说：「那成交吧，不许反悔嗷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商人，做小买卖的。」

谷月轻声问：「卖什么的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什么好东西都卖。」

谷月指着 he 别到身后去的胳膊问：「卖东西会弄伤自己的胳膊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卖得太好了，客人上来抢货，把小臂扭了。」

谷月满眼狐疑地问：「什么东西卖得那么好？」

陆丰泽轻咳一声说：「咳.....嗯，糖葫芦。」

她缓缓摇头，心中万分费解：陆丰泽绝对是个善使唇舌的人，这么傻的托词是怎么从他嘴里脱出的？

七月哪来的糖葫芦？

8.

谷月说：「我不信，除非你把带我去看看。这艳阳高照的日子里哪里存得下糖葫芦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你嘴馋了？」

谷月气恼道：「我我.....我是喜欢糖葫芦，但我也是懂事理的人。这种子虚乌有的东西，我馋个什么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三天时间，我带你去看翠山城的糖葫芦山。但在那之前，是你答应我给我某件东西的。我要你.....」

谷月紧张地屏息。

陆丰泽说：「我要你一只手。」

谷月骇然道：「你要砍了我弹琴的手？！」

陆丰泽说：「你想什么呢。只是借你那娇贵的玉手一用。」

谷月说：「怎么用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跟我五指相扣就行了。」

谷月说：「仅此而已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仅此而已。」

谷月说：「那.....你要是没带我去看糖葫芦山怎么办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那你可以剁了我的手。」

谷月说：「我要你的手有什么用？不如再换三个答案。」

陆丰泽笑着说：「都依你。」

谷月缓缓伸出了她纤盈的右手，和陆丰泽掌心轻轻摩挲，然后紧紧扣在一起。

谷月忍不住惊叫道：「你手烫得像是火炉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稍微忍一下。」

谷月感到手心传来一阵微微的刺痛，仿佛从陆丰泽的大手里淌出了滚烫的糖浆。

陆丰泽松手了。

阵阵暖意从掌心弥漫到谷月全身各处，她看向手心，像是烙出了一个胎记般暗红的环。

谷月说：「这是什么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这是『灸纹』。你心思愈是平静，它愈是浅淡，反之则愈明显。」

谷月说：「你这是什么武功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这是传家体，说了你也不会懂。」

谷月说：「你为什么给我文上了这东西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刺琴之后，体性虚寒。没有这个徽记，再过几年，你每逢隆冬腊月容易手足冰凉，骨节酸痛。」

他走到一旁把被风吹散的琴谱拾起，轻轻拍到谷月面前说：

「我走喽，去置办糖葫芦去，你练你的琴吧。」

谷月费解道：「不对！姓陆的你没说全，这是好事，你为什么还要用一个答案来求着我办？」

陆丰泽一边打扫着院子一边心不在焉地说着：「因为你不让我碰你啊。」

谷月说：「就因为这个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灸纹我一生只能印一次。不管那人姓甚名谁，只要手心有这个东西，都会被我族里当成自己人。如果哪天你真进了陆家家门，倒也好搪塞。我说我认你为至亲……」

谷月打断道：「妹妹，姐姐，外甥女，你喜欢叫我哪个？」

陆丰泽耸耸肩道：「都行。更大的辈分是不行了，家母身体健康。」

谷月的眼神一直凝视着陆丰泽的身影，他却走得优哉游哉。

翠山城地处中陆，七月的确不产糖葫芦。但翠山城没有，不代表天下各处都不会有。

过了北境的沐国，此刻还是一片茫茫白雪，倒是真可以去那尝尝糖葫芦。但路途遥遥万里，谷月可是折腾不起。

还有一个法子：买下先皇在翠山纳凉时修建的御用冰窖，百丈见方。堆满了腊月从湖里挖来的大冰块，至今还有富裕人家取

用冰块来避暑。

找上十几二十个匠人，连夜做上三天搁置在冰窖里，糖葫芦的确能堆成小山。

这法子天衣无缝，只有一个缺点。

太奢侈。

好在陆丰泽虽文武双废，但还算比较阔绰。

他大体上没有骗谷月，他的确是个商人。只不过做的不是小买卖，他是天下第一商会——青商的现任商主。

霜声琴社大不大？大。琴是从哪来的？是青商的商队从南境运来的琴木。

活在这大宏朝想要避开青商的东西，估计也只有自尽这条路了。运势不好，去买条三尺白绫上吊都能碰见青商的摊子。

朝廷对青商连年苛政，收的都是重税。即便如此，靠着陆丰泽的运作周转，商会仍是蒸蒸日上。

他自封名讳「大过」，为人却低调神秘。

翠山城的百姓几乎人人都见过陆丰泽，却无人知晓他是大过。

青商的弟兄人人都听过大过，却罕有人晓得他叫陆丰泽。

所以银两的问题，在陆丰泽身上不是问题。更何况为了逗谷月开心，钱财就愈发无足轻重了。

他一封盖上「大过」玺印的信笺出去，各地的糖葫芦师傅纷至沓来，两天的工夫便把那冰窖塞个满。

三日一到，陆丰泽领着谷月来到地窖里，燃起幽绿的荧光冷火灯说：「谷月，这是你的糖葫芦山。」

谷月瞪大眼睛看着茫茫一片糖葫芦，小丫头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。

她吓得花容失色道：「天哪。你是前世修来的糖葫芦神不成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想哪儿去了，我就是卖这个的。」

谷月说：「这一串卖五钱银子都是亏的吧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卖二两。」

谷月说：「得是多傻的人才会买啊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不卖了，都咱们自个儿吃了。」

谷月说：「啊？那不得吃个十年八年的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还有三年才是琴师大选，先吃上一千天再说。走吧小丫头，拿几串我们回去了。这冰窖我不能多待，不然冰块都化了。」

「让谷月参加琴师大选」似乎已成定局。而自诩算无遗漏的陆丰泽也没想到，这事会让他懊悔不知多少年。

临走时他手一挥，冷火灯的火苗像一缕绿绸带缠绕到指间，又霎时熄灭不见。

9.

光阴荏苒，三年转瞬即逝。

正如谷月飞涨的琴技和日渐丰盈起的身體，陆丰泽要应付的公事也与日俱增。

那些铺天盖地的文书会把他淹没。他回家的日子越来越少，神情越来越疲惫，也越来越珍稀和谷月相处的日子。

所幸，谷月已经十六了。那个任性的小丫头一点点懂事起来，尽力不给陆丰泽添忧。

有一件大事和一件小事，都在谷月练琴的三年间不知不觉中悄然发生着。大事是陆丰泽终于得以正式继任陆家家主，这位本朝开国以来最年轻的大当家肩负了更多东西。小事是，谷月来到陆丰泽身边后第一次出现了「逆食」。

所谓「逆食」，是陆丰泽从谷家口中得知的一种恶疾。逆食实质是背后的琴弦反制宿主的表象，谷月会精神恍惚、言行失常。通常逆食不会在谷月这样的年纪就发作，但显然她的琴弦恶化得比寻常人更快。

琴弦是一种活物，大多会在宿主身上蛰伏十余年乃至二十余年，而后才逐渐猖獗活跃起来。至于谷月的情况，是陆丰泽和谷家都未曾预料过的。

大事顺理成章地被遗忘，而小事却起惊涛。

是隆冬大雪夜，翠山城百里银装。

陆丰泽和谷月坐在屋顶，一边呵着白气，一边远眺着张灯结彩的翠山城。灯火在夜里汇聚成河，亮得发烫。

谷月说：「你不冷么？」

陆丰泽还披着那单薄的青袍。

陆丰泽说：「凉快得很呢。」

谷月说：「除夕夜，你会在么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会在。」

谷月说：「大年初七呢？元宵佳节呢？」

陆丰泽突然用手背贴向谷月的肩膀，一股暖意顺着他的手弥散开，和谷月右手的徽记一起用温热包裹了她，庇护她于茫茫飘雪中。

陆丰泽说：「你知道的，那些日子不好说。」

谷月说：「陆.....陆哥哥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你说。」

谷月说：「有一件事困惑我许久了，不知你能不能告诉我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你大了，也该知道一些事了。这个答案，算我白送你的。」

谷月说：「我爹娘到底怎么了，为什么会把我托付给你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原来你要问这个啊.....差不多。你爹娘选错了人，怕拖累你。」

谷月说：「选错了人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大宏朝和古往今来的王朝都不同，无论皇上膝下有多少子嗣，皇储都只能由应家的二十一位长老决定。这二十一人，联名为『内议府』，府邸也在京城。当今圣上应如意把持朝政十余年间，应氏有两个年轻人最为出众。一位叫应天安，后封为『睿王』。一位叫应月明，尚未有王位。」

谷月说：「我爹娘就在他们两个之中选了么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聪明。你爹娘押宝在应月明身上。朝野皆知他们夫妻二人是应月明的贵客。」

谷月说：「所以应月明输了么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输得很惨。内议府几乎要把他连根拔起，只差变成庶民了。他后来甚至自嘲起来，自封为『谪星王』，而今不知所终。」

谷月说：「我爹娘会怎么样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不会怎么样，起码应天安现在还只是太子，他即位之前，什么也不会发生。谷家是琴师正统名门，根系庞大，不会那么快就垮了。但你爹娘这一脉，恐怕再也不会起势了。」

谷月说：「我会连累你么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丫头别多想，天下没什么人能拖累我。更何况，你我不说，又有谁能知道你是谷家哪一支。」

谷月说：「我总感觉，你像是在干大事的人，远远不止卖糖葫芦这么简单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没有什么大事不大事，赚点小钱罢了。」

谷月满不相信，却没多问。

院子里的丫环们张罗起来，正用灯笼和大红的剪花把院子装点起来。几位姑娘叽叽喳喳地贴着春联，那笔锋凌厉的大字，即便是远在屋顶看的谷月都品出了三分气势。

谷月说：「这笔法，好是漂亮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是圣上亲自写给我们陆家的。」

谷月惊诧道：「我可不信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随你喽。当今圣上应如意有一大怪癖，他不避讳。提起他姓名，最多只是怪罪两句。放到前朝那可是要砍头的。这不，他还把自己写到了对联上。这『江山成绣锦，天下应如意』的对子.....想来也口口相传了十几年了。」

谷月说：「应如意.....他一定很害怕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天下都是他的，他害怕什么。」

谷月说：「我曾立志给天地万物谱曲。但这些年来，越大的东西，谱出来的曲子越是叫人心惊。一湖水、一江雪就已经让我胆寒了。应如意坐拥万里江山，想必很惶恐吧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或许你说得没错。待到来日，你甚至可以当面问他。」

谷月说：「琴师大选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明年从翠山到京城，届时你将惊艳满朝文武。」

谷月说：「我执意参加琴师大选不是为了名震天下，而是为了让我的琴声能被更多人耳闻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我知道。」

谷月说：「你会一直陪着我的吧？我.....我说的是琴师大选的那些日子里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会的，一直会的。」

雪越下越紧，很快埋住了整个庭院。冷风渐起，门上的丹纸哗啦啦地响。

谷月突然钻到陆丰泽怀里，他的胸口炽热如火苗。

10.

光策十六年，大宏风调雨顺。

天子应如意不爱女色，免了外戚祸乱朝纲。但他毕竟是人，不会清心寡欲。应如意一爱网罗天下奇人异士，二爱音律——故而有了琴师大选。

元宵佳节后，这琴师大选先是不知哪里走漏了风声。过了几日，衙役把大选的昭文贴满到街头巷尾，一时间九州震动。

各地琴师迫不及待，恨不得四月转眼而至。毕竟天子身旁弹琴，这荣华富贵何止是一生享用不尽。

琴师大选之严苛更胜科举。前后共四轮，要比试足足一整月。一路层层遴选，可谓万里挑一。能熬到最后的佼佼者，才有资格进京面见圣上。多亏陆丰泽提前打点了霜声琴社那层关系，把整个琴社仅有的两个推举名额让了一个给谷月，免去不少麻烦。

五月仲夏，翠山城外。

官道一片宽阔坦途，桂花连绵百里如海。

陆丰泽三日前风尘仆仆地赶回翠山城，显然是专为大选一事卸下了公事。他买来马车，亲自当起车夫。

谷月装点好行囊，心情复杂地上了车。

马蹄声阵阵里，谷月感觉背后的弦绷得比以前更紧了。

谷月说：「哥哥，前面的山路里会不会有山贼？」

陆丰泽悠哉地说着：「放心吧，这世道太平着呢。」

谷月说：「真的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真的，小丫头你在家的时候每天茶不思饭不想地练琴，大选了就更该沉下心来。」

谷月抱紧了自己的琴说：「嗯。」

陆丰泽并没说真话。

山路上当然可能有山贼，只不过陆丰泽和谷月两人绝对不会碰见。

准确地说，是这伙人。

后面二十丈，跟着一纵快马，驭马的都是陆丰泽手底下一顶一的悍将。前面五十丈，三位剑法超群的剑宗宗主正给自己开路。左左右右十五座山头上，放的全是青商的岗哨。

每路经过一个镇子，都有一位顶级高手坐镇接风。下一站是叫人闻风丧胆的凇阳掌传人左千嵩，再下一站是十一岁便揭下刺客黑榜、不世出的奇才苑紫桐.....

这个阵场分了前中后三队，又把耳目星罗密布，是实实在在天子运镖的架势。

就是转运传国玉玺，也不过如此了。

陆丰泽当然担心谷月，但审慎到这个地步却也不单单是为了她，更为她背后的弦。

谷月望向路旁金白的花海，阵阵幽香顺着风散逸开。

她第一次感觉身后的琴弦如此亢奋，甚至要无时无刻用心神压制那股躁动，不然那温润的琴弦就要从身后肆无忌惮地耸动起来。

谷月说：「背后的弦，今天很不安分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它是和你一起生长的，到这个年纪的姑娘，心思萌动也算正常。」

谷月说：「欸？难道我背后的弦也能算『姑娘』？它到底是什么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是一种『器』。」

谷月说：「什么器？」

陆丰泽突然勒马，把手探向车里说：「背后朝向我。」

他一弹指，零碎的火星从指尖迸溅出来，像一串炽红的流萤。

伴着一阵刺痛，谷月背后的弦霎时又安分下来。

陆丰泽说：「月儿，安心想谱子，不要顾念其他。」

谷月说：「好。」

陆丰泽心中暗道：「要快点到京城了，越快越好。」

心事重重的陆丰泽低垂着眼帘，又策马扬鞭。

11.

尽管陆丰泽的动作已经审慎缜密至极，但事情只要有一丝透风，就会吹满各地。江湖上很快兴起了有人正转运传国玉玺的流言。虽然这荒谬传闻霎时不攻自破，但坊间也已基本断定是不亚于玉玺的珍重之物。

紧接着不知哪里是说书先生开了这个先河，编了一套有板有眼的大戏，说是那位在黑市里赫赫有名的火器鬼才「谪星山人」重新出山，搞了一颗转瞬间就能将京城夷为平地的铁弹丸。情节之跌宕壮阔前所未有，实在是过于引人入胜。

然后这大戏愈演愈烈，甚至连朝廷都不得不开始考虑收紧京城的城防。

等到谷月两人刚刚落脚京城的当晚，城门附近小酒家的女掌柜正煞有介事地和陆丰泽低声嘀咕：「这位俊俏的公子，你晓得近日里的乱子哩？」

陆丰泽茫然道：「什么乱子？」

女掌柜倒吸一口气道：「小声点呦。相传有位搞火器的疯子『谪星山人』，花了足足三百天在深山里炼了一颗轰天雷，名为『天火阎王』。这颗雷被人严防死守押运，一路要从翠山到京城了！」

陆丰泽说：「谪星山人？现在竟然还有人记得他这个老土名号么？」

女掌柜说：「啥子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哦，小事小事。掌柜的你刚才说翠山，那里山林茂盛，湿气重，理应不适合炼制火器才对啊。」

女掌柜掩面偷笑道：「小公子你年纪轻轻，哪里懂什么江湖险恶。越是这样的地方，才越好掩人耳目呀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有道理。那这东西到了京城，岂不是州官百姓一同遭了殃。」

女掌柜说：「不会，莫要担心。近日就是琴师大选的殿试了，这『天火阎王』估计就是魁首的奖赏。怕的是到时候各路江洋大盗盯上这宝物，明争暗抢引得皇城内宫不得安生。只苦了这京都六门御卫，可是有的忙喽……」

陆丰泽说：「不是.....琴师里的状元，皇上赏赐他一颗轰天雷？」

眼看女掌柜越说越离谱，陆丰泽和谷月两人默然对视，一边嗯嗯啊啊地应和着也不多言语。等到离了那酒家，谷月才发问道：「你认识那『谪星山人』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认识倒是认识，不过这人还在蹲大牢呢。」

谷月说：「那哪里来的什么『天火阎王』？」

陆丰泽凝视了谷月半晌，微微思忖片刻，恍然道：「我懂了，你就是天火阎王。」

.....

「所以.....我讲的应该比较透彻了。」

嗓子喑哑的陆丰泽喝了一口热茶，终于讲清楚了是因为护送谷月的阵场太大，从而唤起的波澜。而换任何人也不会想到，所谓一颗就能削平山头的天火阎王，只是一个弹琴的小丫头罢了。

谷月沉吟道：「可我没法一次削平一个山头呀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我觉得你还是没懂，算了时辰也不早了，休息吧。」

谷月说：「哦.....」

对于陆丰泽来说，任何一件事都潜藏着无可限量的商机。谣言到了这个地步，真相就无关紧要了。就算世上没有所谓的天火阎王，他也照样能卖出一颗.....

如果诸事顺利，谷月就可以妥善处理背后的弦，在琴师大选中夺魁，甚至让陆丰泽大赚一笔。这一箭三雕的好事，老天爷和陆丰泽都觉得太奢侈了。

谷月睡下之后，陆丰泽又像个贴身侍卫般坚守了许久，哪怕这家隶属青商的客栈已经固若金汤。

他不知何时终于支撑不住精神，沉沉睡去。醒来时陆丰泽望着晨曦朝露，恍惚感觉漫天大雪在艳阳下迎风而起，冰川自门扉涌了进来。他大惊失色，还以为中了迷药。

「是给你的曲子。」

回过头来，原来是一脸沉醉的谷月正在他身后练琴。

她十指一停，窗外才夏意渐浓。

12.

原本陆丰泽只是知道谷月琴艺超群，未成想她已经精湛到足以用琴声影响神智五感的地步。谷月自身还没有意识到，在她足够了解某件事物的前提下，为其谱曲的效果甚至可以超越常理。

但这绝不是一件好事，恰相反，这意味着谷月背后的东西在日益活跃。刺在背上的几根弦与谷月的身体格外契合，再这样下

去，迟早会反受其害。

明天谷月就要入宫，届时人潮涌动，这个节骨眼上万万不能出半点乱子。陆丰泽思前想后，断定还是稳妥起见为妙，再御火压制一次琴弦的躁动。

陆丰泽说：「月儿，背后朝向我。」

谷月柔声应允，而她的身形却霎时间僵住。

陆丰泽心中一沉道：「谷月？」

「谷月？」

陆丰泽发烫的掌心向谷月背后缓缓试探过去，倏然间一股对死亡的本能畏惧死死地钳住了他。

陆丰泽平复了一下气息，这琴弦是畏火的，因此陆丰泽才会是照看谷月的最佳人选。时下情景大概是因琴弦积年累月的成长后，已经开始试图反噬宿主，以躲避有威胁的火种。

但下一瞬，一根炽红的琴弦突然刺破谷月背后的衣裳，像一根冷箭冲着陆丰泽面门射来。

只靠着一次屏息，陆丰泽拼尽全身所有的气力偏过身子，他敢保证这根弦刺穿他的头颅实在是绰绰有余。那极细的红线伴着锐利的破空声穿透了陆丰泽的左肩，留下一个豁然血洞。

火星旋即从伤痕处迸溅出来，顷刻将那活物般的弦烫成焦黑。琴弦仿佛吃痛般发出嗡鸣，缓缓地像是受伤的须子般缩了回

去。

屋子里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，陆丰泽感觉自己肩膀上的血洞还远不只是刺伤这么简单。剧痛从左肩处蔓延，伤痕飞速地腐烂发臭，肯定是弦中某种骇人毒物在作祟。所幸滚烫的血流须臾间就在那洞上烧出一块疤来，腐肉和毒水也随之蒸干。

这弦一击未能奏效，又从谷月背后伸出一根红蓝相间的细弦。这弦远没有上一根灵活，却似乎更为坚韧。它有如凌厉的细鞭朝陆丰泽抽了过去，在空中抡出呼啸声。

「啪」得一声，陆丰泽的左臂被抽出一道血痕。但迸溅出的血花炽热无比，那些血滴在床头烧穿了枕木，也将琴弦在「噼啪」中应声烧断。

某种意义上说，陆丰泽算是这种琴弦的天敌。所以他凶恶地凝视着那弦，全无半点惧色。陆丰泽知道这东西最怕的就是他——起码到现在还是。

只是终有一日，连陆丰泽也不是这东西的对手。而那时谷月不再是谷月，琴也不再是琴。

琴弦再也没了动作，而承载着它的谷月仿佛精力耗尽般倒了下去。

陆丰泽满头冷汗地靠在墙边，止不住地剧烈喘息。

如果换任何一个寻常人，性命绝对会交代在这里！

他靠着奇异的容火之体捡回一条命，但这醒目的创痕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那琴弦的可怖。

虽然陆丰泽对这东西的危险早有耳闻，却从未想过竟然凶厉如此。更为要紧的是谷月现在还不能知晓此事.....这丫头要是知道自己背后刺着威力不俗的杀人兵器，定然心神不宁无法自处。

在谷月醒来前，他还得把这一地狼藉恢复如初。

醒来的谷月确实没有发觉异样，除了她不理解自己缘何会好端端地昏倒。

这位天真烂漫的小姑娘还不知道她身携杀人器，甚至差点要了陆丰泽的命。

她和她的琴看似波澜不惊，其实凶险从未弥散，这意味着陆丰泽只能寸步不离。

陆丰泽说：「谷月，从这一刻起你要叫我的假名。」

谷月说：「为什么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因为我的真名太难听了。我假名为『徐近年』，是你的远房哥哥。你以后就叫我徐哥。」

谷月说：「徐哥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太感人了，你比我亲弟弟听话多了。他可是教一百遍都没记性的主子，你竟然一遍就能牢牢念对了。」

谷月说：「陆哥你原来有个亲弟弟么？」

陆丰泽无奈道：「有吧。」

皇城内宫，琴师涌如潮水。

其实真正入选殿试的琴师只有三十二名，这一众行人绝大多数都只是作为宾客来旁听——当然，其中不服气者肯定有之，不少琴师都好奇把自己淘汰的层层遴选，到底挑出的是怎样的绝世奇才。

而历经重重考验的各地琴师内心大多惶惶不安，殿试绝不会有如往常那般容易应付。来场的宾客虽多，唯一能一锤定音的却只有当今圣上一位。可圣上应如意的喜好，又岂是这些民间百姓能轻易琢磨的。

不少人拖上关系，花了大把银子买通寝宫的小太监，只为能稍稍窥探应如意的喜好。但大宏朝的这位国君似乎了无欲望，也绝无缝隙。三十二位琴师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所能地砥砺琴技，争取在今日弹奏完满的一曲，夺得圣上欢心。

至于谷月这边，就比较特别了。

因为这是谷月此生第一次比琴，她非但不惶恐，反而还颇有几分兴奋。别家琴师的父母都祈愿子女在大殿一跃为人中龙凤，而陆丰泽.....

陆丰泽低声在谷月身旁耳语道：「小妹，别弹得太好了。」

谷月满脸惊异，陆丰泽噓声道：「别喊，听我解释。你只要弹出平日里七八分的实力便能力压群雄夺魁了，没必要太引人注目。」

他更怕的是背后的弦再次失控。

谷月不悦道：「可我本该竭尽全力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的确，你本该.....」

恍然间，陆丰泽构想了一种以往从未想到的可能.....一个大胆到他不敢言说的计划。

他环顾四下道：「竭尽全力吧，用你最好的曲子。无所顾虑、无所保留。让天下知道琴道还混沌未开。」

谷月笑得很开心。

陆丰泽说：「琴师们都惊异于皇城的雍容华美，你这丫头倒是不怎么给面子啊。」

谷月说：「最好装得很惊讶么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随你心意。」

谷月说：「其实我没在看，我满脑子都是曲子。至于皇城什么的，和咱家宅子都差不多嘛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倒也是。」

谷月说：「我什么时候上场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还有几个时辰吧，到时候太监会提前唤你的名字。我们会先在正席听完前面所有人的曲子，然后才会轮到你。」

谷月说：「我是压轴的啊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当然，这是我特意安排的。毕竟如果由你开场，其他人都不用弹了。人家苦心练琴数十年，只为有一朝能在大殿前一展才学，可听罢你的琴声还如何自处？做事不能做绝，要给旁人留一线。」

谷月说：「原来如此。」

13.

十年来，关于天子应如意的传闻数不胜数。有人言应如意是依靠天人一只左手所生，通晓天理，英气无双。

但只有到了大殿上，才能知晓流言没有说出应如意十之一的气势。他身着黛色长衫，面含微笑坐在每位琴师身旁不远。没有前呼后拥众星捧月，没有侍女太监殷勤伺候。

一国之君，只像是位多年的旧友侧耳倾听，不时露出陶醉之意。

任谁在天子身侧弹琴都不会宽心，琴师一曲之后往往满头冷汗，两腿发软。有些胆子小的甚至一曲未毕就晕厥过去。而应如意只是低声同琴师们讨论琴声本身，指出技法的精湛或粗陋

之处。有相谈甚欢者，应如意甚至会亲自抚琴弹上一两个小调。

看起来这位天子绝不只是附庸风雅之辈。单单只是一两次牛刀小试，任谁也都感觉得出应如意的琴技并不简单。

而他这温如璞玉、谦如春风的举止更显难得。传闻应如意才气四溢、平易近人，看来不是空穴来风。

陆家和应家的交道早已不是一天半日了，陆丰泽身为陆家长子、青商之主，却只是在琴师大选上初次见到这位年纪轻浅的国君。

第一眼，陆丰泽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陆丰泽也说不出是哪里的不寻常，但在眉眼如画的应如意身上，他仿佛望见了潮湿角落里的暗芽，鲜艳的毒果正悄无声息地孕生。

凌厉、恶毒，绝无仁慈。

只是这一面，陆丰泽就有所预感，青商绝不可能在这样的天子眼下昌盛太久。

更让陆丰泽如坐针毡的是，他比旁人更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应如意。

如果没有应如意，谷家不会进退维谷，谷月背后就不会有这些弦。青商不会在大宏被处处掣肘、他也没必要.....

国君向来没必要为天下所有恶事负责，但起码这些事，陆丰泽知道应如意是万万脱不了干系的。

天下都是应如意的，天下人却并不如意。

大殿前有皇亲国戚、达官显贵，还有大宏各处久负盛名的大琴师。他们私下窃语，对他们的天子称赞有加。可惜应如意不亲女色，不然不知多少父母愿意把爱女送入深宫，嫔妃之位当然是无上殊荣。哪怕区区婢女，都沾了些应家的福泽。

陆丰泽却不愿沾染应家哪怕一颗尘。

小太监已经在传唤「徐近年，上一位琴师即将曲毕」——谷月很快就要上场了。

陆丰泽说：「谷月，手给我。」

还没等谷月回应，他已经死死攥住了谷月的右手。一阵刺痛重新传回陆丰泽的掌心，滚烫的热流顺着臂膀弥漫开。

看着不明就里的谷月一脸娇羞地跑开，陆丰泽手还在因剧痛而颤抖。

他削弱了谷月手上的灸纹。

他从来没有告诉谷月，灸纹的真正作用是压制琴弦的侵蚀。在谷月现在的身体状态下，他很清楚这样的后果无法设想。

陆丰泽知道这是一步险棋，而他别无选择。

只在陆丰泽内心挣扎的片刻里，谷月的琴声已经响了起来。

琴音如春风送暖，碧水微澜。而在舒缓的五音之间，绝无矫揉造作的大格局却满溢。这琴声之下，在座的众位琴师不禁自惭形秽，显得意境窄小闭塞。而曲调一浪胜过一浪，简直不叫人多做喘息，完全深陷于谷月十指之下。

一霎间，万木生新芽。

而应如意只是入神地听着，并无太多的表情，看不出是厌恶还是欢喜。人人都在看谷月，陆丰泽却在凝视着应如意。

一曲作罢之后，谷月笑对诸位琴师，身形却恍然僵住。

陆丰泽不禁屏息。

一根炽红的琴弦从谷月背后窜了出来，散逸着刺鼻的血腥味，有如一根冷箭射向应如意。

14.

「徐近年？入宫给的令牌在么？」

「在的在的，有劳诸位大人了。」

「毕竟是你的义妹，太拦着你也有违人常。规矩上倒是没什么问题，注意一下时辰就好。但还得提醒你多加小心，陛下已三番五次讲这姑娘的危险。」

「在下明白。」

陆丰泽别过典狱长，经由两位狱卒绕进牢中。行在阴暗潮湿的廊道里，两侧的侍卫神情肃然，谁也不知应如意到底在这里埋下了多少高手。

陆丰泽甚至感觉到这间天牢锁住的不是谷月，而是一头狠恶的凶兽。

在迷宫般的大牢中绕了许久，隐在最深处的牢房前三道紧锁的铁门。随着沉重的铁轮碾过石砖，牢门打开后他看见了被牢牢栓死在角落里的谷月。

她一身囚服，长发散乱，像是憔悴了整整十年。

陆丰泽说：「这里我一个人就行了。」

两位狱卒对视一眼道：「徐公子莫要靠得太近。」

狱卒退下之后，陆丰泽缓缓走到了谷月身旁，一根淡蓝色的琴弦从她背后微微探了出来。

陆丰泽说：「你已经学会控制弦了？」

谷月无神的目光里渐渐回复了光彩，她凝望着陆丰泽缓缓摇头说：「我不知道.....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。琴师大选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感觉我不再是我，我像是.....」

陆丰泽打断道：「谷月你听好，接下来我要讲给你的事情事关重大。你可能会对我恨之入骨，甚至欲杀之而后快。」

谷月说：「我在听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你背后的东西有他自己的名字，这叫『玉凰弦』，也称『玉凰』。玉凰是应家多年前联合陆家之火、应家之器、程家之血炼制的一款兵器。玉凰本质上是一种『虫』、一种活物，只能寄生于其他的活物之上。」

谷月背后的弦颤了一下。

陆丰泽说：「玉凰作为杀人器，凶悍不可挡。除此之外，它还有许多特异的功效。譬如为人修复创痕、免受疾病之苦，还能增强乐感与听觉。但他终归只是肉身的客人，总会有想要反客为主的一天。多年来，一直是琴师名门谷家在替应家做牛马。谷家得到了至高的琴艺，而应家找到了练兵的绝佳人选。直到你出生.....」

陆丰泽说：「你的爹娘早就死了，在你踏入我宅子的第一天就死了。」

谷月只是咬紧牙关凝视着他。

陆丰泽说：「从他们押宝应月明的那一刻起，他们的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了。应如意虽然对此事漠不关心，但名正言顺的太子殿下却不会熟视无睹。你爹娘命丧九泉之前，还有一个要紧事不得不做。那就是他们身上的弦被应家要求必须传下去，传给你。」

谷月说：「所以我背上刺的是爹娘的弦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还有你原本就要刺入的玉凰弦。问题只在于『度』，谷家通常只会在儿女身上刺入最多五根玉凰——这已

经是寻常人的极限了。但你身上不是五根八根，你身上一共有十九根玉凰，里面还有一些你姐姐和外公的弦。这个数目下，人甚至会转瞬间崩溃成一摊死肉。」

谷月说：「可我活了下来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而且你活到了今日。只是你再不能寻常地过活，哪怕我可以用火来压制玉凰的生长，但你终有一日也会反受其害。我必须带你来到京城。」

谷月说：「所以你才带我来参加琴师大选？」

陆丰泽有些难以克制情绪，他努力压低声音道：「这是顺理成章的！你本来就要参加琴师大选。只有应家真正了解玉凰，只有应家懂得玉凰的调教之法。而且应如意既是好琴之人，又好奇人异士。更何况据我所知，他还是应家百年来最有天分的玉凰改进者。我必须让你在琴师大选上展现你的玉凰达到了何种力量，应如意绝对会留下你。你这样的神迹，他是绝对不会让你死的！」

谷月惊诧道：「不对.....大殿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你袭击了应如意，但他毫发无伤。」

谷月倒吸一口冷气，往事潮汐般涌回她的脑海。她呢喃道：

「我懂了.....你一直都在骗我，你圈养了我这么多年，只是为了把我送给应如意。灸纹是骗我的，学琴是骗我的，就连你的身份也肯定是骗我的。你只是花了接近十年来处理掉我这个烫手山芋，你从未有真正考虑过我哪怕只是一天。」

陆丰泽猛地起身，死死攥住她背后的弦。玉凰体内的毒液嗤的一声在他五指间融出一道血口，而陆丰泽炽热如火的血液也烧焦了近乎半根弦。

弥漫着焦灼臭味的牢房里，陆丰泽伸出已经开始结痂的右手到谷月明前，厉声道：「你看到了么？这就是你背后的东西，这就是我不让你碰他的原因。你根本不知道这玩意的可怕，你不知道如果我不让应如意留下你，天下要因此死多少人。你早晚有一日也会被他害死。应家会让你活着，应家会让你不继续伤人，应家有无数下人愿意把生死置之度外来照看你。但我姓陆的是个俗人，我怕死。」

陆丰泽话音落下后，整整十一根玉凰从谷月背后开绽出来。它们有一些依然湛蓝，有一些因充血变得炽红。谷月倏然从瘫坐中跃起，是背后丝线牵扯出的大网拉起了她。十一根玉凰发疯般地蔓延到牢房地四角，再钩住铁栅栏把谷月悬在半空。

这些纤细的触须正微微地摆动着，像大青蟒吐着恶毒的蛇信。陆丰泽看出来了，这牢房已经为谷月专门设计过，免得她杀光所有狱卒逃出生天。他只要跑出三道牢门之外就能免于死难，但他没有挪身。

他不知道如今到底是谷月在控制玉凰，还是玉凰在控制谷月。甚至可能因他激怒了谷月，反而加剧了谷月和玉凰的融合。

那位羸弱的姑娘像一只静待捕食的毒蛛伺机而发，陆丰泽昂起头看向她，神情淡然道：「你想好你到底要恨谁了么？」

陆丰泽摆开衣襟，从腰间抽出两个银筒扣在地上。一旦谷月挣脱锁链彻底失控，他不介意连着整座天牢一同玉石俱焚。

两个银筒旋即发出令人不安的嗡鸣，一道浅蓝色的弧火联结了两个颤动的银筒，四周的茅草很快被烫焦烧穿。

玉凰显然被这物件彻底震慑住，再也没有得寸进尺。

陆丰泽说：「我还要提醒你谷月。应家对于玉凰的持有者，所做的事向来都谈不上人道。你可能会受到百般磨难，生不如死。但痛苦能提醒你还活着，活着才有资格复仇。如果有那么一日，痛苦已经碾平了你的心神，我还给过你一枚铜钱。把它含在嘴里，去见你的爹娘吧。」

他收回了两个银筒，径直走出牢房，玉凰和谷月都没有继续难为他。

但从今日起，他和谷月都被剧烈地打磨过了。

陆丰泽重新见到典狱长之时，诸位狱卒都很好奇这位第一位、也是唯一一位向那怪物探亲的男人到底会说什么。他到底如何看待他畸变发狂的义妹，是痛哭流涕还是倾诉衷肠。

陆丰泽却只是冷静地说：「大人，把她牢房的天窗封死，背后穿琵琶骨再加两道镣铐。牢房地面的茅草全都去掉，四角摆上长燃的篝火。天牢现在的布置，再有三五天就困不住她了。」

典狱长听罢，甚至渗出了一身冷汗。他只得点头道：「多.....多谢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还有一件小事。去准备两个空的银筒，只在她发狂之时摆在地上即可。必要时，那东西或许能敲山震虎。这是一点银子，不成敬意。」

他从怀里抽出一叠银票放在桌上，然后转身离去。

翌日，陆丰泽准备离宫之前，圣上应如意下令传唤徐近年。

一早陆丰泽被接引至后花园，眼望应如意正在石凳上笔走龙蛇。那潇洒墨迹的最后一行尤为醒目，是「虚度三百年，世尊再返人间。」

陆丰泽当即跪下，声如洪钟道：「草民徐近年叩见皇上！」

应如意说：「起来吧，我来叫你难道只是想听一句叩见皇上？但凡我请到这后花园的，无一不是当世人杰。琴有琴的天子，书画有书画的天子，商贾有商贾的天子。我只是大宏的天子，与你们又有何异？你年纪比我小，姑且叫你一声贤弟。」

陆丰泽起身道：「草民万不敢当。」

应如意说：「都是大宏子民，又何必见外。近日朕只是有一事在心中耿耿于怀，难以平静。听闻那姑娘名为谷月，是你当年从路边捡到的孤儿。贤弟你有没有看过，她背后当时有几根弦，都是什么颜色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共有十九根，都是湛蓝。」

应如意说：「当时那姑娘的身体如何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康健无恙。」

应如意说：「实不相瞒。说来谷月背后的弦，与我应家多少有几分牵连。她虽在百官面前欲致我于死地，但毕竟也算由应家而起，朕自然不能坐视不管。贤弟你放心，她虽被押于天牢，也有诏令即日斩首。但我应家会护下谷姑娘，断然不会叫她就此丧命。」

陆丰泽猛地湿润眼眶，机敏地淌下两行热泪道：「圣上大恩大德，在下此生难报！」

说完他又跪下身来，准备狠狠地以头抢地，却被应如意搀扶起来。

应如意说：「莫要这般感激涕零，只是朕分内之事。」

两人又如此老练纯熟地你来我往，天子庶民都恰如其分，这相谈实在是完满到了无瑕疵。

时机酝酿成熟，陆丰泽也做足了文章，准备就此别过打道回府。应如意在末了突然叫住了他，说了一句看似毫无瓜葛的话。

应如意说：「贤弟，你说你在翠山一带做些布匹的小生意。改日拿几款样子过来，我叫宫里的裁缝瞧瞧看。」

陆丰泽一脸笑意道：「好的陛下。」

15.

比起谷月身上的玉凰，陆丰泽更害怕应如意。玉凰只是让他两腿发软，但见过应如意一面之后，他现在还不能止住颤抖。

好在陆丰泽的克制是在商海中打磨过的，他安然走出内宫，准备卖掉一颗天火阎王。

这东西当然不存在，但江湖觉得它存在。虽然谷月刺杀应如意未遂，但天子海涵，还是把琴师大选魁首赢得的奖赏赐给了陆丰泽——一块货真价实的应家玉佩。有了这东西做担保，陆丰泽哪怕捏一团泥丸都能卖出天价。

靠着陆丰泽的三寸不烂舌和精纯的讨价伎俩，他最终果真把一坨土团子装进锦囊绣袋，卖给了黑市里一个穿着一身麻衣、背着两把短刀的哑巴。

这一趟，甚至还白赚了两千两雪花银。

陆丰泽在京城的一箭三雕顺势完成，正欲宏图大展的他迈进轿子，换乘快马回到青商在柳城的要地。顺风顺水的陆丰泽几乎没耽误时辰，不消十日就回了陆家真正奢靡的大宅。

一切都顺利得过分，但陆丰泽捧着谷月那面琴的时候总觉得哪里不对。

他整整五天一言不发。

直到一位风华正茂的俊俏少年跃下白马，走进他的院子。

陆丰泽昂起头，笑道：「紫桐，你怎么来了？」

苑紫桐说：「我听徐会长说起.....大当家京城一行后整个人消沉了许久，特意来看看你。」

要让苑紫桐耽误时间来叙旧是很难得的。毕竟他是江湖里久负盛名的杀手，总有接不完的活儿。就算匆匆路过此地，他也多半是在赶去杀人的路上。

陆丰泽说：「我没事，你去忙你的吧。」

苑紫桐说：「谷月呢？」

陆丰泽惊愕道：「你认识谷月？」

苑紫桐说：「自从那姑娘来到你在翠山城的府中第一天，我就知晓这件事了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你今年十九，那年你才多大？你一个小屁孩当时打听这件事干吗？」

苑紫桐说：「我担心她加害于大当家，特意留心了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我不加害于她就不错了。」

苑紫桐说：「大当家你有事瞒着我，对吧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你真的想听？」

苑紫桐说：「真的。」

陆丰泽看了看院子里孤零零的那面琴，恍然想到了什么。

陆丰泽说：「好，我都讲给你。」

于是他简明扼要地把遇见谷月之后的诸事尽皆讲完，并无偏颇和遗漏。陆丰泽一五一十地讲了许多，两人把酒喝完了三坛。

苑紫桐默然良久道：「我曾杀过许多神仙眷侣，都是先杀的姑娘。剩下的男人，要么反手一剑准备捅死我，要么抱着爱人痛哭流涕，要么被满地鲜红所震慑，再也挪不动步子。但听起来大当家和他们都不同，如果是你，你根本就不会管那姑娘，只是撒开步子狂奔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如果我打得过你，就和你拼命。如果我打不过你，我绝不停留。」

苑紫桐说：「我该说大当家冷血么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你该说。」

苑紫桐说：「听起来你是为了谷月好，把他又托付给应家。但你到底为什么养了她八年？和她共处了八年？你真的一点不在意她么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在意吧。我花了整整八年来培养我们之间的情分，又只花了三天把她关进天牢。但接下来的事，依然在计划中。应家的残忍手段，我向来清楚。不只是酷刑那么简单。他们把人融进墙壁、叫人手脚打结，再把你口鼻连在一起。对于谷月的好奇只会让这种暴戾愈演愈劣，简直要把人重塑成另一种东西。再加上玉凰很快会加速对谷月的侵蚀，夜深处钻心的

痛苦不是这个未经磨难的小丫头能抵挡的，她很快会吞下那枚铜钱。」

苑紫桐说：「你想要了她的命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这铜钱会杀了她，奇妙的是却不会切断她与玉凰的联接，即便应家也无法从她的尸体上抽出玉凰。尸体不腐，甚至还会保持温度。只要我找到程家后人的踪迹，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就能让她再度重返人间。」

苑紫桐说：「我不明白.....你变相杀了她，干吗要救活她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她死了就不再受苦。她活过来就能继续恨着应家。她背后有十九根玉凰，这是当世神兵，所向披靡。如果陆家终有一日要直面整个应家，她就是斩断龙首的棋眼。」

苑紫桐说：「你花了八年来养一个棋子。你放一个姑娘行在刀山火海，只为她能继续恨着谁。你根本.....还没资格谈爱她。这样的姑娘，如果换作我，我宁愿用一辈子来好好待她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你这一辈子一定很短，因为你今年左右就会在夜里被失控的玉凰杀了。玉凰怕我，不代表也会怕你。」

苑紫桐说：「大当家，你是个人渣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紫桐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吧。」

苑紫桐说：「不是。所以我依然敬重你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我知道。正因如此，我要你帮我办一件事。」

苑紫桐说：「我不办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你带上谷月的琴，此后自称谷月的哥哥谷星。翠山城外有一个百年的老琴社，名为霜声琴社。我要你去那里练三个月的琴，琴艺不用太精。天下的大琴师自从琴师大选，都认得谷月的这把琴。你带着这个琴，没人会怀疑你的身份。你要痛斥应家对你妹妹的恶劣行径，哭诉着妹妹的境遇。这样天下人渐渐就会知晓应家的作为，而且.....江湖上再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朝廷也不会怀疑到我陆家，矛头全都在同样枝繁叶茂的谷家。」

苑紫桐说：「你要把这姑娘敲骨吸髓，连着最后一点作用也被我榨干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大概如此。」

苑紫桐说：「只可惜你是陆丰泽，不然你这么冷血的人，我愿意为谷姑娘免费做一单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那我替她谢你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另外一件事.....我始终放不下心来。谷月当时玉凰失控，整个大殿外所有御卫一拥而上也只是勉强抵挡。而你看这个。」

他从怀里掏出一块被污血染黑的铜镜，「当啷」一声丢在地上。

陆丰泽说：「这是六门御卫特制的护心镜，似乎有为玉凰特意加固过。即便如此，谷月还是险些贯穿了这护心镜主人的胸口。但当时的应如意突然用左手攥住了玉凰弦，全然不为玉凰所伤，这之后谷月才被制住。我怀疑应如意与程家的联结比我们想得更深，你外出游历之时，顺手打探些程家后人的消息。」

苑紫桐说：「那帮人隐居了快一百年了吧？别抱太大指望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我就没抱指望。」

苑紫桐一声不吭地背起长琴说：「还有一点小问题。如果我学琴的时候仇家找上门来，我不方便在琴社大开杀戒吧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请自便。」

苑紫桐一步刚迈出院子，结果又退了回来。

他无奈地瞥着陆丰泽说：「大当家，就这样完事了么。你要一直装到什么时候？还能再装多少年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你在说什么？」

苑紫桐说：「你还没修炼到这么冷血，不用继续绷着了。」

陆丰泽哽咽了一下，红着眼睛对面前的少年点了点头说：「紫桐，多谢。」

光策十八年九月四，秋叶零落。

陆丰泽自己也没有想到，他口中的「合适的时机」会这么快到来。原本预想中动辄十余年的布线，这一天突然要开始收网。突如其来的变故有如狂风骤雨，两则噩耗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。

一则噩耗来自朝野之上，天子应如意驾崩，传位于太子应天安。

古人云「天道有常」，应如意能活这么久不遭天谴，才是陆丰泽最奇怪的地方。但神异如妖的应如意到底是怎么暴毙的，就连深宫的太监也毫无头绪。

唯一能推测的，是应如意或许预料到了自己的死期。他一年前突然性情大改，免去诸多苛政，削减赋税。更难得的是，他释放了天牢不少冤罪的囚徒，还是亲自平反。

按照应如意本人的旨意，他废除了牲畜殉葬，也免了百日的国祭，成为大宏朝第一位薄葬的天子。

他死在后花园的石桌上，留下最后的文书是：「朕之罪，莫加于诸臣。」

可讽刺的是，他的罪，诸臣却并不清楚。

另一则来自朝野之下，蛰伏了近百年的前朝陈家后人突然发难，准备趁皇位交接之际攻其不备。陈氏联合三州二十四城的守军轻装简行，连夜走暗道直抵京城。

朝廷反应迅如雷霆，京城六门御卫结成铁板一块，在京城郊外阻击叛军。惨烈的鏖战一直持续了两天一夜，落英染上血雨。

天子崩殂，内忧凶险，京城人人自危，而应家似乎还压着不少底牌。果不其然，传闻从侧翼杀出了一道人数极少的精锐，战法奇异，在陈氏军阵中所向披靡。但陈氏却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一纵快马早已混入京城腹地，他们还有足以玉石俱焚的最后王牌。

一颗火器。

这是几近完美的兵法，自诩算无遗漏的应家也未曾料到会中这阴刀，原来京城外的浩荡兵马不过是一出戏罢了。

据线人称，陈氏的先锋兵在两军众目睽睽之下，掏出了一颗「天火阎王」。

所谓的「线人」现在就站在陆丰泽的书房里。

苑紫桐说：「我当时正在皇城内宫附近闲逛，突然就撞见了这一幕。」

陆丰泽哭笑不得道：「然后？」

苑紫桐说：「然后当然是一颗哑炮。陈氏士气大挫节节败退，后方也很快溃不成军，最后变成了一出闹剧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即便没有这颗哑炮，陈氏也只得功亏一篑。应家根本就没把他们当回事。你说京城外的那堆精锐，据我了解应

该名为『隐司』，人人配有玉凰。应家只是在练兵罢了，他们才不在意伤亡。」

苑紫桐说：「我打探的线报，倒也差不太多。但我今天回来不是为了说这个的，我整整两年都在扮一个弹琴的，说实话有点反胃。不过好在我再也不用演了，在叛军压近京城之时，我又扮作太监混入宫中，偷出了你想要的『东西』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什么？」

苑紫桐说：「尸体。我找到了谷月的尸体，你没有发现我的琴变宽大了许多么。」

他说完把立在一旁的长琴「噹」地踢倒在地。

苑紫桐说：「那把琴让我收起来了，这是一口棺材伪造的假琴。」

他一脚掀开了棺盖，棺材里只有一个赤裸的人形。但陆丰泽全然认不出这是谷月，甚至认不出这是一个「人」。他的四肢尽皆被反关节地折到背后融进脊柱里，全身遍布着各式惨烈的疮疤。连五官也被难以言说的方式几乎尽皆磨去了，只剩一个隐约的孔洞勉强可以吐息。

陆丰泽骇然无法言语，全身都在发抖。

苑紫桐说：「我知道大当家的你认不出来她了。但我有三点可以断定这就是谷月。其一，她心房无律动，尸体却温热。其

二，我探过他身体，在咽喉处卡了一枚铜钱。其三，他背后共有十九根玉凰，已经尽皆为赤红。」

陆丰泽意识到苑紫桐说的没错，他还远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冷血。

苑紫桐说：「所以你摆出那副死人脸是在给谁服丧么？你这个时候又想起对谷月深情款款了？两年来『财源广进』四个字都快写在你脑门上了，你可曾担忧过这姑娘一晚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我不那般做，就无法控制我想起她。」

苑紫桐说：「是你深明大义，对你的计划侃侃而谈的。也是你把他送到应家府中，任她自生自灭的。」

陆丰泽克制道：「我和.....我和应家都有错。如果谷月愿意，我们皆当剜心碎骨。」

苑紫桐说：「你会后悔么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总有一天会的。」

苑紫桐说：「还有一件小事。我在宫里时，听人说起过程家黑伞。你心心念念想找的『修人』之人，或许有了眉目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只有伞是万万不够的。」

苑紫桐说：「不靠伞，是一位姓许的要计划偷这把伞，他还说能治好谷月。而他要钱，要人。」

陆丰泽说：「这些我们都不缺，我想我马上可以去见这位姓许的了。」

苑紫桐突然身形不稳地靠在桌边，衣袍下面渗出一丝血痕。他艰难地起身道：「我逃出皇城时受了重伤，回来的路上又遇到两位仇家，都是高手。但还好我是苑紫桐，得以侥幸脱身。我伊始以为是谷家的仇人，谁知道却像是冲着大当家来，高呼你姓名。这时一根玉凰突然从棺材的缝隙里出来，眨眼间把那两人做成了人串。你说.....介乎生死间的谷姑娘是想杀你，还是保护你？」

陆丰泽说：「我不知道.....紫桐你快去养伤吧！来人把苑公子...」

苑紫桐连忙噓声。

满脸不在乎的少年却再也撑不住，血很快顺着腰际淌了下来。

他连开腔的力气也没有，只能用气音道：「大当家，我.....和谷月.....已经可以了么？为你陆丰泽做得够多了么？」

陆丰泽泪如雨下道：「够了。」

他凝望着棺材里似乎有所动作的人形说：「真的够了.....」

自那以后，他是如此的想与程家后人一见。

在三年后的山阴城，陆丰泽才真切地如愿以偿，而那时无论是他还是谷月都早已改变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